

天涯社区
www.tianya.cn

纪录六十年代人的血性历程
唤醒七十年代人的尘封记忆
讲给八十年代人的震撼传奇

混世

下街往事

潮吧★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I247.5/1497

2007

混世

下街往事

潮吧★著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下街往事——混世 / 潮吧著. —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

2007.9

ISBN 978-7-80222-435-3

I. 下... II. 潮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39059 号

● 下街往事——混世

著 者 / 潮吧

责任编辑 / 凌 嵩

版式设计 / 孙常德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/ 720 × 1000 毫米 1/16 印张 / 17 字数 / 300 千字

印 刷 / 北京朝阳新艺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80222-435-3 / I · 33

定 价 / 25.0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305 室 邮编: 100029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 (010) 64443056 64443979

发行部: (010) 64443051 传真: (010) 64439708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目录

引子	/1
第一章 下街人物	/3
第二章 我承认看上了那个小姐	/8
第三章 一些老辈人的往事	/22
第四章 大战前夕	/25
第五章 痛打烂木头	/29
第六章 哥哥出事了	/41
第七章 费尽心机去泡妞	/51
第八章 斗“破鞋”	/54
第九章 厕所里的女人	/64
第十章 所谓少年失恋	/67
第十一章 一人心里一杆秤	/75
第十二章 丧失人性的洪武	/80
第十三章 看扎卡耍光棍	/85
第十四章 哥哥有了儿子	/91
第十五章 江湖险恶	/94
第十六章 王老糊腌咸菜	/106
第十七章 金龙惹了洪武的人	/109
第十八章 王娇想要勾搭我	/119
第十九章 金龙坐在洪武饭店里	/122

目录

第二十章	英语老师的大屁股	/127
第二十一章	少年壮志	/132
第二十二章	家冠砍了芥菜头	/138
第二十三章	看家冠演戏	/146
第二十四章	脏钱不要白不要	/152
第二十五章	实施抢劫	/161
第二十六章	心比天高	/169
第二十七章	四海之内皆兄弟	/175
第二十八章	家雀焉知老鹰之志哉	/178
第二十九章	辛酸往事	/185
第三十章	混家呼噜	/190
第三十一章	祸起女人	/195
第三十二章	勃然大怒	/200
第三十三章	血腥的场面	/205
第三十四章	林志扬落网	/213
第三十五章	单刀赴会	/218
第三十六章	丧家之犬	/229
第三十七章	我哥哥被警察抓了	/239
第三十八章	报应终于来了	/242
第三十九章	看守所	/249
第四十章	金龙的嘴脸	/254
第四十一章	下了判决	/257
第四十二章	分道扬镳	/263

引子

1983年，我十八岁，英气勃勃，充满野性，时常幻想自己是那只在风暴里穿行的老鹰。十八年后，我明白自己不过是一个遍体鳞伤的老混混，哀叹着曾经的辉煌，踟蹰在城市繁华的街道，与那些为生存奔波的路人一样，轻得如同一粒浮尘。

十八岁那年，我认识了后来成为我老婆的杨波。

那时候我剃着光头，穿一尺二的喇叭裤，嘴唇上粘着一个没有过滤嘴的烟头，歪头斜眼，一副无赖相。

确切地说，那时候的杨波还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女人，十六岁，瘦得像勾针。

十八年后，她离开了我，留给我一顶春天里的草皮般颜色的帽子。

我与杨波的第一次见面有些搞笑，跟西门庆和潘金莲的相见有些类似。那年夏天的某个上午，阳光很好，我蹲在马路牙子上看对面一个卖葡萄的胖女人。那个女人穿一件大得像麻袋的汗衫，汗衫后面有两只兔子样的东西在扑腾。我的嗓子眼有些发痒，心也跟着慌。正忽悠着，忽然有一小块阴影越来越大地从天空罩下来，接着，眼睛就看不见了，鼻孔里满是洗衣粉的味道，我发觉自己的脑袋被一件湿衣服盖住了。扯掉衣服，我抬头望去，楼上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后脑勺一闪就不见了。

这是一件绣着花边的黄格子衬衫，像是女孩子的衣服，估计是楼上那个马尾辫女孩的。

我想冲楼上喊两声，让她下来拿，不然我就带回家去了。我想，我妈要是穿了这样的衣服，肯定显年轻。



把衣服甩到肩膀上，我伸长脖子刚要喊话，身边突然站了一个漂亮得几乎可以杀人的女孩。

她不说话，侧着身子看我，一只手半伸出来对着我。阳光透过树叶漏下来，星星点点打在她的身上。

我眯着眼睛没有说话。不是我不想说点儿什么，我实在是说不出话来了。

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女孩儿，她的眼睛细细长长，看我的时候，乌黑的睫毛一闪一闪，像燕子的翅膀。我记不起来她是怎么拿着我递给她的衣服走的，只记得她走了以后，留在我的周围一团温软的风，风里有一股淡淡的茉莉花香。

对面那个卖葡萄的女人在扯着嗓子喊：“葡萄——葡萄！”我猛然觉得她丑陋得如同我满是污垢的脚后跟。

我提一口气，爬到身后的那堵石头墙上，冲楼上放肆地嚷：“喂，那谁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楼上的窗户打开了，那张让我眼晕的笑脸在窗外一闪：“我叫杨波，谢谢你。”

窗户啪地关了，我能感觉到，自己的心脏被窗扇猛地挤了一下。

第一章 下街人物

打从记事起，我住的这条街就没怎么变化过，只是在我18岁的时候，我们家的对面多了这幢米黄色的楼房。

十八岁那年，凌乱的砖石房的房顶上忽然就多了一些电视机天线，对面楼房的电线尤其多，像连成一片的鸟窝。

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小哥们儿对住在那座楼里的人很是嫉妒，以为里面住的都是资产阶级寄生虫。

不知什么缘故，这条街一直被称作下街，尽管它也有正式的名称——安平路。

解放前，此地类似于城市里的贫民窟。听老人们讲，民国初年，这里是一片坟地，到处都是荆棘和茅草。因为在这里盖房子没人管，所以，城里拉洋车的穷哥们儿就聚到这儿来了。拉洋车的兄弟有的是力气，铲除荆棘和茅草，用废砖、乱石垒起了一片简易房。为了出行方便，他们在两片房子中间留了一条很宽的路，这大概就是下街的雏形了。后来，挑担子捎脚的哥们儿来了，沿街剃头的“待招”们来了，卖大炕的窑姐儿也来了……从此，这条不算大的街就有了不凡的历史。虽然经年流转，但遗风使然，街上依旧出产顽劣子弟和浮浪女子，他们使下街这个地方在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谈中声名远扬。

我爷爷说，他拉着洋车在这里垒起属于自己的房子时，下街的西面有一条长满芦苇的河。夏天，满河都是洗澡的人，男人光屁股，女人穿大花裤衩。河水在这个季节很温柔，到了秋天就变得暴躁起来，时常卷起墙那么高的浪，猛砸河沿芦苇边的破房，然后在男人和女人們的喝骂声中狼狈远去。现在，那条河没有了，就像下街两旁的柳树一样，不知什么时候失踪了。60年代初，那条河的旧址上多了一个方圆几里的厂房，每天都有臭鸡蛋味道从里面飘出来，弥漫在下街的天空里。

下街的柳树没有了，它永久地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。现在，街道两旁全是法国梧桐，梧桐叶子上落满油腻腻的灰尘。知了趴在叶子下面不时“叽”上一声。碰上“叽”声大了，街上那条著名的流浪狗便会偏着头到处乱看，像是在跳探戈舞。此刻，我满脑子都是杨波这个名字，突然的一声“叽”当头炸响，尿脬一下子就被“叽”胀了。我的脖子就像崴了，扭着头奔了对面的大公共厕所。提着裤子进厕所的时候，我的脑袋还是偏向杨波家的那扇窗户……关什么窗啊，大夏天的。



那个夏天的午后，我遭了枪击似的站在下街大厕所的门口，呆望一个女孩家的窗户。

那个夏天的午后，我野心勃勃，发誓要把这个叫杨波的姑娘领回自己的家。

那个午后，在大厕所对面，在那幢高楼下的荫凉里，在几辆东倒西歪的自行车旁，有几帮人在下棋在打牌在吹牛。

下棋的人里面有个腿短身子长的中年人，他叫王老八，大人们说，“文革”的时候，这家伙是下街一霸，谁的反都敢造。他下得一手好象棋，人也很江湖，可惜现在他蔫得像一株被霜打过的草。打牌的人里有个满脸麻子的三哥，比我年纪大的人都叫他屎蛋，他打得一手漂亮的“够级”。吹牛的人里就比较有货色了，兰斜眼就是这帮人里的一个牛角儿，这家伙整天被一群老青年大小伙儿骂着贬着使唤着，依然乐呵呵。他是个热心肠，就像下街人调侃的，人好，嘴臭，整天含着根驴××

我爷爷去年去世的时候，我跟人打架受了伤，躺在医院里“洋干”（当地土话，半死不活的意思）。我爸爸哭得没了力气，我哥哥在劳教所里关着，我妈就去找了王老八。我妈说，他王八哥，我家老爷子死了。王老八没有说话，打发我妈走了，回头拖着一架板车去了我家。后来我爸爸说，你八叔混账归混账，是个好人呢，帮我发付你爷爷……我没让他多唠叨，我说，他算什么好人？好人还扒咱家的房子？我爸爸说，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，咱们家搞迷信活动，不扒房子不行呢。

尽管我也有些感激王老八帮我孝敬爷爷，可是我的心里还是感觉不爽，他扒过我爷爷亲手盖起来的房子。

我朦胧记得，那年我爷爷在正屋的桌子上摆了一个我家祖先的牌位，王老八带着一帮戴红袖标的人来了……

我爷爷说，扒就扒了吧，三十多年的老屋了，也该翻新了；我爸爸说，这事儿不怪王老八，是街道上让他来的。

我哥哥有一阵子跟王老八相处得很好，像一根尾巴似的跟在他的后面到处出溜。

后来我哥哥长成了一个壮实的小伙子，王老八就成了我哥哥的尾巴。

再后来王老八就蔫了，我哥哥砍断了他扒我家房子的那只手。

我这里正提着裤子张望杨波家的窗户，麻脸三哥看见我了，一个烟头嗖地弹了过来：“老二，瞎××看什么看？”

我刚回了一下头，兰斜眼就踩着地雷似的暴叫起来：“好家伙哎！大家快看，是不是一哥出来了？”

一个光着膀子，满身都是青色文身的汉子从一辆自行车上跳下来，就势将车子冲兰斜眼一丢：“刚出来。”

下棋的、打牌的、吹牛的全都安静下来，听到枪响的兔子一般，齐刷刷地瞄向

了他，眼神万般复杂。

一哥将拴在裤腰上的汗衫抽下来，当空挥了一下，冲麻脸三哥一摆手：“老三，来一下。”

三哥的脸忽地黄了，弹簧似的跳起来，战战兢兢地跟在一身黝黑腱子肉的一哥身后进了对面的一条胡同。

不多时候，胡同里就传出三哥杀猪般的惨叫：“一哥饶命，我不敢啦！一哥，饶了兄弟啊……”

王老八扫一眼公鸡打鸣般抻着脖子听声音的人群，晃一下脑袋，拎起马扎踱进了楼房旁边的那家小酒馆。

兰斜眼的脸黄成了鸭子皮，两条腿哆嗦得就像车床下面挂着的鼻涕：“老天，又开始了，又开始了啊……”

一哥名叫张毅，是我的哥哥。

这一天，我哥刚从劳教所里出来；这一年，他24岁，一身虎威，霸气十足。

我哥哥站在胡同深处的一抹阳光里，背后的一堆青灰色瓦砾衬托得他犹如一座铁塔。

麻脸三哥一身血污，歪躺在我哥的脚下，嘴里不住地念叨：“一哥饶命，一哥饶命，那事儿真的不是我干的……”

我哥不看他，冲走进来的兰斜眼一摆手：“打十斤散啤酒过来。”转身拐进了另一条胡同。

兰斜眼把自行车推给我，弯腰拉起了三哥：“还不赶紧走，等着做棺材肉？”

三哥一边的腿鼓起老高，像含了一只乒乓球，闻声，一猫腰，冲开看热闹的人群，吱溜一声不见了。

兰斜眼一咧嘴：“还是那个脾气，还是那个脾气……”转向我，笑了，“我说的是你哥，哈，还是那个脾气哎。”

我说：“他让你去打酒，你就去，少罗嗦。”

兰斜眼讪笑着摸了一把车座子：“漂亮，还是二六呢，谁的车子？”

我哥的身子在胡同口一横：“老二，把车子给扬扬送过去，那是他的，他在广场卖袜子。”

兰斜眼推我一把，回头嚷了一声：“一哥，十斤能够吗？要不来它一罐？”

我哥哥已经不见了，声音从胡同口那端传了过来：“一罐！再来个猪头，老爷子要。”

我骑上自行车直奔广场。老远就看见了林志扬，他滑旱冰似的在广场上出溜：



“南来的，北往的，日本的，香港的，路过的不要错过，错过的不要再错过，放血处理美国袜子啦！”我支下车子，冲他喊了一声：“扬扬，你的车子！”林志扬手上摇着一串袜子晃了过来：“小子，这么没礼貌？喊扬哥。”我斜了他一眼：“没喊你痒痒就不错了，还扬哥呢。你去接的我哥？”

“不是我接的，”林志扬用袜子擦了一把汗，“谁知道他今天到期？减了三个月呢……刚才他来找过我。”

“他不先回家，找你干什么？”

“让我帮帮你，”林志扬甩了一下袜子，“他说你闲了好几个月了，应该找点儿事情做，让你摆摊卖袜子。”

“不卖，我要上班去。”

“工厂年底才招工呢，现在你可是闲着的。先从我这里拿点儿货将就着，该上班没人拦你。”

“知道。我哥哥把三麻子打了，就在刚才。”

“该打。”

“我不管，”我转身就走，“以后你少去我家，我妈讨厌你。”

林志扬快步追上了我：“小子你别瞧不起我，我妈讨厌我，你爹不讨厌，你爹现在求着我呢。”我快快地说：“求你个屁，你姐姐丑得跟个叫驴似的，别想好事儿了。”林志扬把嘴巴噘得啧啧响：“丑？你没见过美女是吧？你满下街扫听扫听，哪个男人不被她‘拿’得一愣一愣的？你们老张家一窝子拉洋车的……”“滚蛋，”我横了一下脖子，“你奶奶还是卖炕的呢。”林志扬踢了我一脚：“小心我抽你小×养的！哎，中午没人给你哥接风吧？一会儿我过去。”我抽身就走：“没人伺候你。”

路过杨波家的那座楼时，我的心又抽了一下。抬头往那扇窗户看去，窗户大开着，那件大花格子衬衫随风摇摆，天顶上闪过一缕缕阳光。汗水冷不丁就出来了，流到嘴里，又酸又涩。盯着窗口看了一会儿，我的心忽然就空得厉害……杨波在家吗？这当口她在家里干什么呢？她不会是也在想着我吧？我笑了，人家凭什么想你？你有权？你漂亮？屁，我除了身板儿还算直溜一些，形象基本像只螳螂，也就是眼睛还算好看，跟俩葵花子一样大。楼房黄色的墙面上刷满了大红色标语：“支持个体经济，保障劳动就业”，“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”，“搞活市场交易，保障人民供给”……到底是改革开放了，前年我哥在街上炒栗子，我爸爸还说，别搞这些了，这是违法的，这叫资本主义小尾巴，当心抓你进去坐牢。

楼下的荫凉地方没人了，地上一片狼藉，风吹过，几片碎纸轻飘飘地滚向远处。

三哥木头一样地杵在大厕所门口，见我走过来，委琐地冲我咧了咧肿成香肠的

嘴巴：“大宽，你哥打我了。”

我说：“你该打，当年他帮你出气进去了，你还在背后给他使坏。”

三哥叹了一口气：“那事儿不怨我，谁进了局子也那样……再说，他把凤三砍成那样，能不进去蹲两年？”

我哼了一声：“他为什么砍他？还不是为了帮你出气？”

三哥低下了头：“这事儿我领情，可他也并不是全为了我，凤三搀和咱们下街的事情，你哥不高兴才打他的。”

我摸了摸他肿胀的脸，笑道：“这事儿就这样了。也许刚才他打你，是因为你冲我拿派头呢。”

三哥蹲下了，翻着眼珠子瞪我：“他想要砸谁，什么理由都有。我那不是跟你开个玩笑嘛……刚才你在看什么？”

我下意识地扫了杨波家的方向一眼：“看你娘。”

走出去好远，我还能听见三哥的嘟囔声：“老张家的俩混账不一样呢，一个‘活不好讲’，一个小流氓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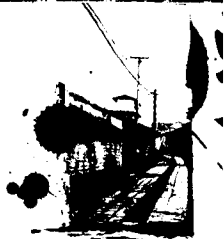
去年我去劳教所看过我哥一次，我说，老大你好好在这里呆着，家里有我呢。我哥说，老爷子身体不好，你动员他退休吧，你顶替上班。我说，我不会开车，去了也就是个修理工，我不想顶替，我想去别的单位上班。我哥问我，你是什么时候不上学的？我说，早就不上了，学校把我开除了，因为我打架。我哥说，不上了也好，以后少在外面惹事儿，你会打个屁架。我说，你不是常说，咱们下街人不土鳖，谁欺负也不行吗？我哥说，那是我的事儿，以后你要老实，家里有我这么一个就够了，咱爸咱妈受不起折腾了。回家以后，我对我爸爸说，我哥说你身体不好，让你退休。我爸爸说，别听他的，你爷爷拉了一辈子洋车，我接替他，开交通车，我才开了半辈子呢，没干够，不退休，干不动了再说。睡下的时候，我爸爸坐在我的床边对我妈说，咱家老二比他哥哥懂事儿，知道关心我了，他哥哥说不出那样的话来。我妈说，俩没一个好玩意儿。

刚拐进我们家的那条胡同，我就听见了兰斜眼的粗门大嗓：“一哥，你回来就好啦，横扫全下街！”

我爸爸说：“小兰你别胡咧咧，张毅已经学好了，在里面学了两年呢。”

兰斜眼还在嚷：“大叔还是老脑筋，现在都改革开放了，我们这帮没文化没底子的人，不要点儿横的哪能行？”

我听见一声“嘭”，好像是兰斜眼躺倒了：“一哥哎，又来了，又来了啊……”



第二章 我承认看上了那个小妞

我妈坐在我家大门口的门槛上，捧着一只盛满啤酒的饭碗，歪着脑袋看我哥。我哥坐在院子里，手里捏着一大块蘸了蒜泥的猪头肉。饭桌对面坐着我爸爸，兰斜眼躺在地上直哼唧：“你是不是三天不打人就活不了啦？又动手，又动手……”

我站在门口咳嗽了一声，我爸冲我一招手：“过来坐下。你哥回来了，听他跟你说道理，省得你整天在外面混。”

兰斜眼说声“老二拉我起来”，不等我伸手，一撑桌子角坐了起来：“上年纪了，腿脚不利索了，一碰就倒。”

我妈把那碗酒喝了，搁下碗，一下一下地摩挲大腿：“他听不进去的……俩坏种，一个比一个混账。”

“大宽，刚才你见着扬扬了？”我哥丢了猪头肉，斜着眼睛看我。

“见着了，他把话都跟我说了，说你让我卖袜子呢。”

“坐下说话，”我哥把他的酒碗往我这边一推，“先喝点儿。你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不想卖袜子，”我喝了一口酒，闷闷地说，“我能等，等到年底，就业。”

“还有大半年，就这么闲着？”我哥哥皱了一下眉头。

“反正我不想去卖袜子，很丢人。”

“丢人吗？”我哥的眼神冷冷的，像两只箭，“这样下去，丢人的还在后面。去，听我的。”

兰斜眼走到我妈身边，把饭碗拿过来，边从一只啤酒罐里倒酒边说：“老二，听你哥的吧，现在这个形势干什么活儿都不丢人，政府支持我们社会青年干自己的，这叫个体户呢，有本事的人才干个体户。就像我吧，现在哥哥我连班都上不了，装病在家干自己的，上个月我算了算，光卖西瓜就挣了一百多块，顶上班俩月的。”见我不说话，我爸爸说：“听你哥的，现在我也想通了，只要别闲着，干什么都行。当年你爷爷还拉洋车养活着一大家子人呢……你爷爷从农村出来，什么活儿也不嫌弃，该拉洋车就拉洋车，该扫大街就扫大街。后来他老了，

闲不住，得空就去打扫厕所……”“别扯那么远，”我哥哥打断他，捏了我的手一下，说，“就这么定了，回头我陪你去找扬扬，货先赊他的，以后赚了钱再还他。来，喝酒吧。”

我知道我拗不过我哥，横一下脖子说：“你不用陪我去，一会儿他就来了，他说要给你接风。”

我哥哥一咧嘴：“少来这套，他是什么意思我明白。斜眼儿，你也明白是吧？”

兰斜眼猛地瞪大了眼睛：“喊！谁不明白？帮他姐姐‘搭茬儿’呢。她姐姐是个破鞋，没人要，他这是想……”

我妈烫着似的叫了一声：“小兰你胡说些什么？”

“他没说什么，”我哥摸着头皮，莫名其妙地笑，“林宝宝不是破鞋，是好鞋，崭新崭新的好鞋，还是牛皮的，”摇一下头，转向兰斜眼，正色道，“你没明白我的意思。”兰斜眼摸着脖颈，翻了一串白眼，扑哧笑了：“我明白我明白，他这是找靠山来了。正好啊一哥，你刚出来，没什么经济来源，正好让他支援支援你。”“我不是那样的人，”我哥哼了一声，“我想让他带着我弟弟。”兰斜眼恍然大悟似的拍了一下大腿：“哦，我明白了！对对对，老二刚出山，需要这么个人带上一程。”

我哥偷眼一扫我爸爸，轻声说：“要不人家都说你的嘴巴里含着根驴××呢……什么出山？那是道士？我可告诉你，你别把我们兄弟俩想歪歪了，我们老张家的人不是你想的那么下作。大宽，别听他瞎叨叨，好好卖一阵袜子，到时候该上班就上班去。以后街面儿上的事情你少打听，尤其别跟人打架……你确定上次跟你打架的那几个小子是凤三的人？”

“是凤三的人，领头的叫烂木头，家是河西的。没什么，他也吃亏了，让我剃了好几刀。”

“后来他们再也没来找你？”我哥哥直瞪着我，眼眶几乎快要箍不住眼珠子了。

“没有。开始的时候，烂木头说，你哥哥砍了凤三，现在他进去了，我们要拿你出气……”

“知道了，我会找他的。对了，刚才我回来的时候，你瞪着俩贼眼窺摸什么？是不是又想找茬儿打架？”

我的脸一热，莫名地有些紧张，喝口酒掩饰道：“谁想打架？那什么，我一个同学住在小黄楼里。”



兰斜眼眯着眼一乜我：“是女同学吧？”

我哥说：“不是想打架就好。女同学？以后别乱寻思这事儿，不是男人……那边住的人跟咱们不一样。”

我爸爸说：“对，他们不是下街的，是中化三公司的，都是些当官儿的，人家瞧不起咱们呢。”

“屁，”兰斜眼墩了一下酒碗，“一帮子外来户还瞧不起咱们？扯蛋嘛……什么当官儿的？当官儿的还来咱们下街这个破地方住？都是些工厂里的破官儿，到了咱们这边不好使！老二，你也别不好意思，刚才我就看出来了，你是不是看上了楼上晾衣服的那个小妞儿？有什么呀，瘦得跟鱼刺似的，还不如林宝宝呢……咳，我怎么又说到林宝宝那儿了，”嘿嘿笑着摸了一把脸，“一哥，说实话，林宝宝那模样配你还真的不委屈，水灵灵的，一掐一兜水儿。啧啧，那身条儿，那屁股蛋儿……”“你们小哥儿几个慢慢喝，我该上班了。”我爸站起来，把自己的那碗酒干了，抓起搭在墙头上的衣服，摇晃着出了门。

兰斜眼油讪地扫了我爸爸的背影一眼，冲还坐在门槛上的我妈一龇牙：“大姨，你也回屋休息吧，我们年轻人说话，你听了不方便，”见我哥又要抬腿踢他，慌忙撤到了一边，“大姨你得管管张毅，他当着你的面儿都敢打人。”我哥皱一下眉头，过去搀起了我妈：“妈你别听他胡咧咧。进屋歇着吧，一会儿我过去陪你说话。”我妈一进屋，兰斜眼的脖子就被我哥一把掐住了：“我告诉你，跟老人说话规矩点儿！再这样，弄死你。”松开手，冲我一瞪眼：“老斜说的是那么回事儿吗？”

兰斜眼吼的一声缓过气来：“一哥，你怎么这样……当真是让政府给教养好了？你以前不是这样啊。”

我哥哥又要伸手，一犹豫，笑了：“算了算了，你是狗改不了吃屎了。太宽，回答我。”

我豁出去了，猛地吐了一口气：“老斜说对了，我就是看上了小黄楼的那个小妞儿。她叫杨波，这够了吗？”

我哥哥的眼睛瞪出了血丝，口气一点一点地软下来：“你长大了，我管不了你了。”

我鼓着腮帮子不说话，我哥哥垂下眼皮摇摇头，捏着他的猪头肉，闷声不响地进了里屋。

兰斜眼望着我，无声地笑：“你小子啊，嘿嘿……你哥刚出来你就跟他拧着劲儿，将来有你好看的。”

我说：“他说了，我长大了。”

兰斜眼说：“他这是为你好。你小小年纪，要钱没有，要人你丑得跟头驴似的，还想跟小黄楼里的姑娘那个，呵。”

我把他跟前的酒碗推给他，反着手挥了挥：“喝了酒你走吧，一会儿扬扬要来，再这么唠叨，他可真揍你。”

兰斜眼嘟囔一声“又花了我二十大元”，别一把裤腰站了起来：“把罐里的酒喝完就给林宝宝送过去，押金归你了。”

我的脑子有些空，孤单地坐在狭小的院子里，风吹树叶哗哗的响声传过来。我感觉有汹涌的云朵从我的头顶上滚过，那个叫杨波的女孩坐在云端之上，一晃而过。不知道今天我到底是中了哪门子邪，心一直麻痒着，仿佛有无数只蚂蚁在上面爬。说实话，杨波并不是我最喜欢的那种类型，我喜欢丰满健壮的女人，像林宝宝那样……林宝宝的胸脯可真够大的，像过年时我妈蒸的大馒头。她的屁股也时常让我想入非非，又大又圆，一走路一哆嗦，像要冲破裤子蹦出来似的。

我记得在我哥哥没劳教之前，我趁他高兴，对他说，林宝宝看上你了，你干脆要了她得了，她在咱们下街可算得上是第一美女呢。我哥说，美女也拉屎，跟你一样，其实就是一堆肉。我知道我哥为什么不喜欢她，她抽烟喝酒，她奶奶是个妓女，她妈跟野汉子跑了，到现在还没有音讯。她上学的时候就谈恋爱，兰斜眼说，她被校长家的儿子睡了，校长的儿子说，她紧，水儿哗哗淌。那天我跟我哥说，要不我要了她吧，我很喜欢她，我喜欢抽烟喝酒的女人，那样的女人很来劲。我哥抱着我的脑袋就啃，那你就是个嫖客了……杨波多大了？我估计她不会超过十六岁，她没有林宝宝那么大的胸脯和屁股。

我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天很蓝，阳光很亮，天上还有鸽子在优雅地飞。

我哥出来倒了一碗酒又回去了，我听见我妈在里面说：“你得好好管管大宽呢，他比你当年还野。”

我野吗？我不承认，我从来没有主动跟人打过架，即便是被迫还击，我出手也不像我哥那么狠。

林志扬擦着一头汗水进来了，一进门就嚷：“呦，这么简单？拿自己不当人嘛！一哥，一哥，出门啦，出去喝！”

我哥在屋里回了一句：“你先跟大宽出去，去宝宝的小饭店等我。”

林志扬拿汗衫扇乎跑了桌子上的几只苍蝇，拉起我就走：“走吧走吧，我姐姐都等急了。你小子也太不懂事儿了，你哥出来这么大的事情，怎么不隆重着点儿？”我扛起喝了一半的啤酒罐，快快地也了他一眼：“没钱。”林志扬一咧



嘴：“没钱就别在家闲着啊，这年头饿不死人。我说，“你卖个破袜子就‘慌慌’得了不起了？”林志扬当胸推了我一把：“哟呵？一哥一回来你就扎煞起来了？怎么跟哥哥说话呢？别的不说，我大小还比你大了几岁不是？你别忘了，这几年一哥不在家，是谁整天照顾着你？跟我乍翅儿……”

我不回头，一路闷走，眼前有一个扎着马尾辫的身影在晃，好像是杨波，仔细一看又不是，脚下一绊。

林志扬没趣地哼了一声：“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愿意跟着我卖袜子，你是害怕烂木头那帮人。”

我咣地啤酒罐摔到他的肩膀上：“我怕他？他再找我的麻烦试试？我砸他个生活不能自理！”

林志扬张了张蛤蟆嘴：“呵……你厉害你厉害，你是下街第一名。”

我蜷起胳膊，亮了亮隆起的肌肉：“烂木头没什么可怕的，就是凤三来了我也不怕，爱谁谁。”

“老二，不是说余外的，我觉得你哥这次回来……”林志扬咽了一口唾沫，“反正一哥是不会跟凤三拉倒的，老家伙把他折腾进去遭了两年罪，这么简单就完事儿了？还有，去年烂木头为什么找你的茬儿？还不是凤三这个老混蛋在背后戳弄的？河西的人看上咱们下街这块风水宝地了，他们想一步一步杀进来呢。你哥这两年不在家，咱们下街的哥们儿就跟没头的苍蝇一样。你知道不，凤三不但在河西是‘大头’，连南市的老大孙朝阳都让他三分呢。我河西一个兄弟有一次告诉我说，凤三亲口说要踏平整个下街，现在下街都是些不够碟子不够碗的‘小戳戳’，等张毅回来，他要亲自砸挺了他。也难怪，现在这个形势，谁不想过得舒坦一些？咱们下街的市场现在开放了，做买卖的都想往这边发展，谁的拳头大谁先发财……”

“我没你那么多的想法，”我打断他道，“我只知道谁欺负我，我就跟他没完，就这么简单。”

“咳，你们哥儿俩的脑子也就这么着了，”林志扬哧了一下鼻子，“自身有资源不会利用，永远都是小混混。”

“你奶奶还是卖大炕的呢。”

“又他妈来了，”林志扬哐地一跺脚，“你爷爷拉洋车！”

“嘿嘿，”我回手摸了他的肩膀一下，“扬哥，咱们的种儿都不怎么样，以后别互相刺挠了。”

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”